绿色军魂

□叶蓉

2023年6月18日的父亲节，父亲听着革命老歌走完了他命运多舛的一生。

父亲19岁在成都参军，参加过西藏的剿匪战斗。1964年，父亲转业来疆，成为军垦第一代人，准确地说，父亲是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转业军人。

父亲一生为自己是一名军人而自豪，并极其忠于他的信仰。自小我就知道父亲鲜为人知的秘密，那就是他在睡梦中都可以声情并茂、激情昂扬地高声歌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至于家中来了客人，夜里突闻父亲引吭高歌，弄得不知所措。第二天说给大家听，母亲大笑不止，说这是因为父亲怀念部队生涯的后遗症。

晚年的父亲愈发怀念他曾经的部队生涯和战友，但他的病情也愈发严重，每隔一天需要做一次透析，家人原本打算带他重温绿色军旅梦的计划被搁浅，甚至被遗忘，直至父亲抱憾而去。

鉴于此，借助本地文联举办的“走边防”活动，我体验了一次军旅生涯，替远在天堂的父亲圆一个绿色情结的梦。

站在边境警务站执勤点时，风从参差交错的山丘呼呼穿过，我屏住呼吸眺望远方，一种莫名的庄严感扑面袭来。对面的山坡上镶嵌着一道壮观的风景：一个巨大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像是悬挂在半山腰上，两边排列着“永远跟党走，忠诚把边关”，像是在述说着守边护边员的无限忠诚与执着，那是一种空旷中豁达且摄入灵魂的壮美。

执勤点的护边员告诉我们，那是他们把石头刷了红色油漆，然后摆放成党徽的图案和字样。执勤点的历史展厅里，那些年代久远的马灯、坎土曼以及一些古老的器具家什等生活用具，揭示着最早一代护边员的生活工作条件。那些家什，我家早年时也曾用过，后来辗转几次搬家，那些器物成了与现代家具格格不入的流派，但是父亲一直舍不得扔掉。

身处于此，清一色的军绿以一种最光鲜时尚的颜色在边境线上游移、绽放。身着迷彩服的护边员排着队进行每日例行训练和巡逻，这就是兵团的民兵——一支没有编制没有军饷没有军装的特殊群体，一边从事着团场的经济建设和繁荣发展，一边履行着光荣而艰巨的戍边职责。

记得几年前一个冬日的午后，陪着身体尚可的父亲在团场的街边散步，当他看到身着统一的迷彩服的民兵在会操训练时，便痴迷地看得上瘾，直到训练队伍散了，他还恋恋不舍地不愿离去。

在我家的储藏室里，一直留着父亲从部队转业回来时带的空弹壳以及用弹壳做的摆设，只许欣赏，不许把玩。那些退了章的军装和军帽总是整齐地珍藏在衣柜里。父亲生前，在每一个建军节的时候，都会穿上那套军装，过了“八一”节，他又会小心翼翼地叠好放回原位，母亲说，那是父亲对军旅生涯的祭奠。

“乔老克炮台”边境执勤点是一个红色教育基地，见到一位身着军绿迷彩、头戴迷彩帽的身材纤细的中年女民兵，这个女子就是和丈夫朱国利在此值守了29年的“夫妻哨所”的模范护边员王利。

那天，王利的丈夫外出办事未归，王利在给大家讲述驻守此处的不易和艰辛时，几次情不自禁地哽咽落泪。条件恶劣、环境简陋这些于她而言都不是问题，但是看到女儿整日里孤零零地没有同龄孩子的快乐童年，每天一个人玩“过家家”，她心里便不是滋味。有一天下午，王利看到女儿自己玩着玩着便趴在院子里的石桌上睡着了，手里还握着啃了一半的馒头。那个场景从此印刻进了她的心里，她对女儿既心疼又愧疚。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初，随夫入疆的各籍女子无数，我的母亲也是60年代初期随父亲入疆，在兵团一守就是六十多年。当年八千湘女上天山亦是神话一般的真实存在，她们的出现让那些铁骨铮铮的汉子们下决心留在了新疆兵团，也由此演绎出一个个动人心弦的爱情故事，繁衍出兵团第二代、第三代人。

父亲曾是部队里稀缺的文化程度较高的军人，幼时便上了私塾，并在那里初中毕业。入伍后在部队里任连长，写得一手隽秀的硬笔和软笔书法。我常常听父亲闲聊时说起在坡马（蒙古语“边境要塞”）巡逻时的种种。于是，我知道了坡马是兵团边境线最长、戍边任务最重、自然条件非常艰苦的边境一线团场。

当我又一次站在坡马的“钟槐哨所”门前时，与第一次参观的时间相隔了整整十年，心境也完全不同，这次我是替父亲来的。

旧的参观棚还蜗居在那里，新的展厅内规划有序。我站在坡马的山上闭眼享受着阳光的抚摸，风从脸颊拂过，我带着虔诚的使命仰头做着深呼吸，我想通过我强烈的感官传导给父亲，让远在天堂的父亲感知到我替他回到了他曾魂牵梦萦的坡马。

坡马净土，美丽家园，钟槐哨所，守土安疆。汗腾格里峰山脚下，三千多名军垦儿女驻守在这里，边境线各个岗位上游动的军绿迷彩已然成为当地的特殊风景线，种地站岗，放牧巡逻，屯垦戍边。在这片热土上，坡马人诠释了界碑的内涵，而我那至尊至爱的父亲，便曾是其中的一员。

父亲生前，我曾带着他回到部队参观了“红军团博物馆”，馆内收集有从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屯垦戍边时期的各类物品。那些颇有年代感的步枪、土炮、军旗、奖状等珍贵的藏品，虽是以静止的姿态呈现在那里，却无不像是在述说历史的沧桑。目睹一件件镌刻着历史印迹和感人故事的藏品，一个个写实逼真的“翻越祁连山”“南泥湾大生产”的模拟塑像，父亲竟然像孩子般的眼泪汪汪。也许看到那些塑像以及那些记忆中的物件，触及了他灵魂深处最敏感、最念想、最难以割舍的部分，他因回忆起曾经在枪林弹雨中并肩战斗过的战友而产生出无限缅怀之情。

晚年的父亲，尽管重病晚期导致他的视力极度下降，但每次回家，他的电视频道总是锁定在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和《亮剑》这些战斗片中，也只有看着这些熟悉的片段，能让他找回曾经的记忆。当父亲在病床上戴着老花镜翻看那些老照片时，可以把每个战友的名字叫出来。他的脑子里皆是他当兵生涯的乐趣，那是他的精神世界，也只有那段岁月，是他患脑萎缩后无法遗忘的。

“一代军魂归热土，铁骨忠诚忆征途”是父亲这代军垦战士的真实写照，也是一代代兵团军垦战士永恒的传承。他们在新疆这片广袤的戈壁滩上栽种了青春、梦想、信念和希望，因而创造出种种奇迹。

如今的兵团早已傲然崛起在祖国的西北边陲，但我们都不会忘记，一代代军垦战士的历史使命和无怨无悔地默默付出，正如我的父亲一般，赤诚一片，岁月可鉴！

螺湖 如一首流淌的诗

□李龙剑

螺湖之美，美在奇，美在净，它以最宽阔的胸怀，容纳了世间的躁动与宁静；用灵动的波涛，奏响了生命的动人旋律。在这里，我伫立湖边，遥望无垠的湖水，回想起走过的路，心潮涌动，思绪连连。难忘的军旅生涯，执着的记者生活，那已经逝去的点点滴滴，有欣慰，有遗憾，也有动力。

此刻，时间仿佛已经静止，心灵也变得异常平静。是的，无论岁月如何流转，螺湖都将永远像一首流淌的诗，成为我生命里那一抹无法忘怀的记忆。

螺湖，地处涪江、梓江交汇之处的射洪市，由双江截流而成，被文人墨客称为川中“小西湖”。水面宽而广阔。驻足凝视，让人心潮澎湃，不禁对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天然奇观产生了无限的赞叹。

遥望螺湖，那宽阔的湖面以一种磅礴又温柔的姿态进入你的眼帘。水天间似有若无的界限，将天空的澄澈与湖水的湛蓝融为一体，让人恍惚间分不清哪是天，哪是水。春风轻拂，碧波荡漾开来，那层层叠叠的波浪，一波赶着一波，一浪接着一浪，犹如大海波涛汹涌而过，却又多了几分江南水乡的温婉。每一道波痕，都是湖水与风的呢喃细语，诉说着曾经的记忆和故事。

踩着轻柔的春风，沿湖边漫步，脚下是松软的泥土与细碎的沙石，发出轻微的声响，仿佛是螺湖在轻声欢迎每一位到访的客人。湖畔的垂柳茂密，纤细的柳枝如绿色的丝绦，随风摇曳，偶尔轻触湖面，泛起一圈又一圈淡淡的涟漪。不知名的野花散落在草丛间，五彩斑斓，为这湖光山色增添了一抹绚丽的色彩。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水汽，混合着泥土与花草的芬芳。我站在湖边，微闭着双眼，长长地深吸一口气，满是大自然的馈赠，让人心旷神怡。

在湖面上，一群又一群的白鹭不时地掠过。它们舒展着轻盈的身姿，时而低翔，贴近湖面，激起一串串晶莹的水花；时而高飞，融入蓝天，留下一声声清脆的啼鸣。那悦耳动听的鸣叫，在空旷的湖面上久久地回荡，为这片宁静的水域平添了几分灵动与生机。偶尔还能看见几只野鸭，时而一个猛扎潜入水里，留下一道长长的水痕，仿佛是在湖面上书写着生命的轨迹。水鸟们自由自在地在水面追逐穿行，那是对这片湖水深深的眷恋与依赖。

螺湖之美，美在它那独特迷人的自然风光，美在它所承载的人文情怀。螺湖半岛、文宗苑、双江村，在这片土地上，世世代代的人们傍水而居，湖水滋养了他们的生命，孕育了丰富独特的文化。古老的传说在人们的口中代代相传，为螺湖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那些关于螺湖的美丽传说，或凄美，或动人，成为螺湖这方土地上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

春夏交替的傍晚时分，整个螺湖仿佛被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波光粼粼的湖面，像是无数颗璀璨的星星在闪烁，似大海般如梦如幻。此时的螺湖，宛如一位娴静的少女，在落日的映衬下，尽显温柔与妩媚。远处的花果山、龙宝山也被涂上了一层迷人的色彩，与螺湖相互映衬，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



《湖光山色》陈瑜平 摄

艾草香

□胡 娜

窗外是城市夏日艳阳的天。讲台下，四十几张年轻的脸正等着。可我的鼻尖，忽然泛起一股清冽的、带着苦意的植物气息——是艾草。

是千禧年的端午，文林镇佐桥村，奶奶挂在门框上的那种味道。

我回过神，歉然一笑，合上课本。“今天先到这儿，剩下的，下节课继续。”学生们散去。粉笔灰在光里缓缓飞舞，像极了那年从老屋瓦缝漏下来的光柱中，安安静静旋转的尘埃。

那年我六岁。

端午前一天，父亲关了仁寿城里的修车铺，带我去菜市。他买了不多的一点糯米，一小把粽叶，两三个鸭蛋——是拿回村里让奶奶搁进坛子里腌的，咸味自然来不及透，只能凑合。还去药铺买了一小包雄黄，黄澄澄的粉末，用旧报纸包得严严实实。

“走，回去，接你奶奶上来过节。”

奶奶不肯进城。她有要守着的土地，和育儿养女的所有回忆。于是一逢年节，便是我们回去。

一个钟头的路，我走一半，父亲背一半，从来不觉着远。

端午那天，天未亮透。我被一阵沙沙声弄醒。睁眼，见奶奶坐在堂屋门口，晨光刚漫过门槛，照在她花白头发上，像镀了层薄银。

“醒啦？再睡会儿，粽子还没得。”我不肯，搬个小板凳挨她坐下。

奶奶包粽子，手势很慢。是一种认真的、像做什么了不得的事一样的慢。粽叶卷成漏斗，填上糯米，用筷子轻轻戳实，再覆叶，左手捏住，右手扯过麻绳，牙咬一端，手指几绕，一个棱角饱满的粽子便扎好了。

“奶奶，为啥子要包成这个形状？”

“角是尖的，能把邪气捣破。”她语气平平，像说件人人都晓得的事。

我似懂非懂地点头，偷偷数了数搪瓷盆里的粽子。十个。比大娘家的少了许多，可奶奶的神情，却像置办了满汉全席，是满足的。

灶房里生起火。大铁锅里煮着水，她把剩下的艾叶丢进去，又加几根菖蒲。水沸起来，白汽裹着药草味涌出灶房，把堂屋都染苦了。

“来，洗头。”

我低头在瓷盆边。奶奶舀起艾叶水浇在我发上。她的手指比母亲的粗糙，关节更大，力道却更轻，怕弄疼我。

“年年端午用艾草洗头，洗了头以后头就不痛。”我闭着眼，感觉她指腹在我头皮上画着圈。水从发根流到发梢，滴滴答答。

洗完，她用粗布手巾给我擦发，一缕一缕地捋，像给玉米捋须子。“你头发又黑又亮。以后每年端午都用艾叶洗，长大了头发也会很好。”

早饭时，桌上有四个咸鸭蛋。蛋白不够咸，蛋黄却流了油，金红金的，筷子一戳就冒出来。奶奶把蛋黄挑给我，自己吃蛋白。

父亲闷头喝稀饭，忽然把整个鸭蛋推到奶奶面前：“妈，这个你吃。”奶奶看看他，没推辞，剥开了。但还是把蛋黄分了我一半。

吃过早饭，奶奶在堂屋门框上挂艾草和菖蒲。她个矮，够不着门楣。父亲要帮忙，她不让：“你挂的歪，不好看。”自己搬条长凳，颤颤巍巍站上去，把艾草扎得端端正正。然后是撒雄黄。这活儿是父亲的。他端着破碗，沿老屋墙根慢慢走，雄黄粉从指缝漏下，在泥地上画出断断续续的黄色虚线。墙根、柴垛、猪圈、鸡窝，一处不落。

我跟着他，亦步亦趋。到屋后水缸边，父亲停住。“多撒一点，夏天蛇鼠多，多撒一点，就不得到家里来。”“为啥子呢？”他把一撮雄黄撒在水缸和墙的缝隙里，声音轻轻的：“雄黄是剑，能斩妖。”那是我第一次听见父亲说“斩妖”这种话。

粽子煮好已是半晌午。奶奶掀开锅盖，白汽腾起，满屋是粽叶的清香。她夹出一个，冷水里浸一浸，剥开墨绿的叶，露出白生生的糯米，被染了层淡淡的青，像玉。

那天中午，三个人围着圆桌吃粽子。十个，奶奶吃了两个，说早饭吃多了。父亲吃三个，我吃一个。剩下的，奶奶用箬箕罩着，说晚上再吃。

可傍晚，村西头的王婆婆来了。

她儿子在广东打工，两年未归。一个人住三间快塌的老屋，养三只鸡，种一畦菜。端午，她没包粽子。

“我来看看你妈。”她站在院里，手里提几个青橘子，拘谨得像走亲戚的孩子。奶奶一把拉她进屋：“来来来，粽子还有。”

她从箩箕里拿出两个，用旧报纸包了，塞进王婆婆手里。王婆婆死活不要，推来推去，最后是奶奶发了脾气。“你跟我客气啥子？年轻时候一起在生产队割麦子，你帮我割了多少回？两个粽子还推！”王婆婆红着眼走了。奶奶站门口，看她走远，忽然回头对父亲说：“她儿子今年又不回来。”

晚上，奶奶在院里摆了竹椅，给我摇蒲扇。父亲坐在门槛上，借月光用砂纸打磨一把旧钳子上的铁锈。沙沙，沙沙，和着田野蛙鸣，像夜晚自己的呼吸。

“奶奶，明年端午，妈妈是不是就回来了？”“肯定回来。还有你的弟弟。”蒲扇停了停，又摇起来。“明年端午，奶奶多包些粽子，包二十个。”

我在竹椅上翻个身，看天上密密麻麻的星。有一颗特别亮，一闪一闪，像奶奶剥开的咸鸭蛋黄。

那年十月，弟弟出生。满月时我们回村，奶奶抱着弟弟不肯撒手，脸笑得像朵晒干的菊花。

走时，奶奶把攒了几个月的鸡蛋全塞给母亲，又往我兜里揣一把花生糖。

“早点儿回来。”她站在村口竹林下，一直朝我们挥手。我回头，见她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成一个黑点，和竹林融在一起。

奶奶是在我初中时走的。那天家里翻修新房，她前一秒还在忙前忙后，后一秒，一个人默默走到屋后，倒下了。村里人说她走得安详，是福气。

最后一次回老屋，是高一。门框上还挂着一束艾草，是哪年挂的，已不晓得了。颜色灰白，凑近，似乎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苦香。

灶台塌了一半，搪瓷盆锈穿了底。可我站在落满灰尘的灶间里，总觉得还能听见奶奶的声音：

“来，洗头。”

“奶奶不爱吃蛋黄。”

阳光从瓦缝漏下，光柱里旋转着安静的尘埃。和那年一模一样。

“老师，端午节安康！”

走出教学楼，一个学生笑嘻嘻地打招呼，手里提着精致的粽子礼盒。

“安康。”我笑着回她。

校园里到处是端午活动的海报，食堂有粽子套餐，超市摆满各色馅料的礼盒。一切都很热闹，一切都很体面。

可我忽然很想念那个只有十个粽子的端午。

一湖烟雨

□刘乾能

初夏的细雨里，我踩在龙湾湖的红色塑胶栈道上慢跑。

雨水迎面打来，脸上凉丝丝的，消解着浑身的燥热。护栏外，湖面笼着一层薄雾，将远处伫立的大塘电站洇晕成一幅淡墨山水画。更远处的文笔山顶，文笔塔在雨雾中时隐时现，映在湖面的倒影如梦如幻。雅康高速的高架桥横过天际，疾驰而过的车辆，在青山绿水间穿梭成动静相宜的水墨画。幸福广场西南侧，龙湾湖大桥的轮廓淹没在雨帘中，笔直的桥面衬托出“天全之眼”的柔美，竟有些虚幻的感觉。栈道右侧的树影深处，天全县中医医院的飞檐被雨雾轻轻托举，像藏在山水里的诗句。

此刻的龙湾湖，藏着许多温柔的秘密。你看，雨丝落在水面上，漾开一圈圈细碎的涟漪，底下是成群游弋的生灵——几尾鱼，正甩着尾鳍，慢悠悠穿过水草。间或，还有几只乌龟，背着黝黑的壳，一动不动趴在湖面。雨珠落在壳上，它们也不躲，只慢悠悠探出头，吐个气泡，又缩回壳里，继续淋着濛濛细雨。这些生灵，大多是甘孜藏民放生的。他们千里迢迢从藏区赶来，带着被病痛折磨的关节、错位的骨骼，带着语言不通的局促与忐忑，来到天全县中医院寻陈怀炯治病疗伤——这位把祖传医术和骨药秘方捐献给国家的医者，曾获得“四川省首届十大名中医”的荣誉，人们亲切地叫他“大先生”。

大先生的神奇，就在于他有一双妙手。粗大的关节，能在摸捏中准确判断患者的骨伤是骨裂错位，或者其他。开始，有人会不太相信。只是，当他们拿到X光片后才惊奇地发现，伤情与大先生所言相差无几。然后，便是他们心悦诚服地接受正骨、包扎、敷药。一些路途遥远的患者，大先生自会为他们开上足够敷一个月的膏药，仔细教他们如何每隔一天更换一贴。那些来自藏区的患者骨伤愈合重新挺直脊梁健步如飞时，便会逢人就说“卡挫卡挫”（藏语，谢谢）。锦旗，礼物，红包，大先生是断然不收的。于是，便有了龙湾湖经年不绝的放生：他们买了鱼、乌龟，一边转着经，一边口中念念有词，小心翼翼将这些生灵放进湖里。看着它们自由自在游向湖心，幸福的笑容，便在他们脸上流淌。在我看来，那是他w们把“重获健康”的喜悦，分享给一湖净水；是把对医者仁心的感念，托付给自由的生命；更是把对大先生的感恩，留存于这片山水。

雨丝轻落湖面，鱼儿顺着水流缓缓游弋，有的贴着栈道下的格栅，尾巴轻轻一摆，没入更深的水里。乌龟则偏爱浅滩的安静，任雨珠在壳上敲出细碎的声响。它们带着曾被病痛困住眼睛的祈愿，带着被大先生温暖的虔诚，在雨雾里舒展生命的模样，连同栈道旁被雨水洗得透亮的深绿浅绿的水草，在这个初夏的早晨，成就了龙湾湖独有的风景。

继续往前跑，风里便有了浓浓的药香。这药香，让我想起藏民们背着行囊、拄着拐杖来求医的样子，想起大先生诊室里凌晨五点半就亮起的灯，想起那些被治愈后买了鱼来放生的身影。这飘向湖边的药香，是温暖的见证，是善意的载体，是藏民与医者之间，一份跨越语言的温柔联结。

雨渐渐密了些，湖面上的涟漪连成一片，鱼群游得更欢了，乌龟也慢悠悠爬进水里，只留下一圈圈淡淡的水痕。我扶着栏杆，看着那些自在穿梭的生灵，忽然觉得，这龙湾湖从来都不是一汪死水。它载着电站的光影，映着高速的车流，也盛着大先生的仁心、藏民的虔诚，还有无数被治愈的新生。

我又迈开步子，雨还在下，鱼还在游，乌龟还在浅滩淋着雨，远处的医院、大桥、电站依旧沉默。可我知道，这湖里的每一个生灵，都带着一份滚烫的感恩；这脚下的每一步，都丈量着一份被温柔以待的安宁。龙湾湖的雨，从来都在述说着一个又一个动人的故事：仁心能渡人，善意能渡万物，而所有被温柔以待的生命，终会在这片湖水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自在与光亮。

本版责编：子 鱼 常 弘

印刷：四川日报印务公司 印数：4000份 印刷日期：每月8日 发送对象：中国作协相关部门，省委宣传部相关部门，省作协党组、主席团成员，全省各级（行业）作协，文学机构，全体会员。